

汉语动词“拿把”的词汇化

杜建清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文章以“拿把”为例,对以汉语史和方言为接口的词汇化研究作了初步探索。汉语动词“拿把”经历了从并列短语发展为动词的过程,“拿把”从元代开始作为短语使用,明代开始有“词汇化”倾向,清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彻底完成词汇化,20世纪80年代后在汉语方言中进一步词汇化。“拿把”词汇化的语义演变具有不均衡性,其内部同时存在较低等级的词汇化和较高等级的词汇化,词汇化后,语义仍然处于变化状态,表现为旧语义的弱化和新语义的产生、强化。与此同时,“拿把”的及物性增强、内部形式发生了重新分析。

关键词:拿把 词汇化 语义 功能 演变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9)03-163-11

近年来,汉语的词汇化研究渐趋成熟,汉语方言的词汇化成果日趋丰硕,但却鲜见以汉语史与方言为接口的汉语词汇化研究成果。由于汉语共同语和汉语方言的词汇系统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而汉语方言众多,同一共同语中的词进入到不同方言中往往有不同的发展,故以汉语史与方言为接口的词汇化研究亦不容忽视。本文尝试以汉语动词“拿把”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为例,以期在这方面有所探索。

汉语动词“拿把”仅在《重编国语辞典》和《汉语大字典》中收录,其中《重编国语辞典》中将“拿把”解释为“摆高姿态,故意刁难”^[1];《汉语大词典》中将拿把解释为“刁难、摆架子”^{[2](P8519)}。动词“拿把”在汉语史中经历了怎样的词汇化过程?在汉语方言中有何发展?其词汇化语义演变情况如何?其词汇化动因是什么?本文立足汉语史和方言学,拟在对“拿把”语义发展路径梳理的基础上研究汉语动词“拿把”的词汇化及语义、功能演变。

一、“拿”“把”的语义发展

“词典有时对字词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所以,在一个字条下面所列的义项,首先要区分哪些是属于同一个词,哪些不属同一个词,然后,才能把哪些属于同一个词的义项看做这个词

收稿日期:2019-04-08

作者简介:杜建清,女,1988年生,山西平遥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方言学。

的不同义位。”^{[3](P361)} 本文参考《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等辞书所列“拿”“把”义项,结合文献用例归纳“拿”“把”义位,爬梳其语义发展情况。

1. “拿”的语义演变

“拿”,《说文》未见,《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均记作:“拿,俗‘拏’字”。“拏”,甲骨卜辞中未见,《说文·手部》:“拏(拏),牵引也。从手奴声。”^{[4](P25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手部》:“拏,持也。从手,奴声。各本篆作拏。解作如声。此与前文训牵引之拏互譌也,今正。烦拏、纷拏字当从如。女居切。拏攪字当从奴。女加切。古音同在五部而形异。犹糸部有拏拏二篆也。一曰诬也。方言曰:‘囉咩、譏謔、拏也。’郭注:‘言謔拏也。女加反。又曰。拏、扬州会稽之语也。或谓之惹。或谓之譏。’许言部曰:‘謔拏、羞穷也。’方言及言部字皆从奴。亦可证篆体作拏之繆。”^{[5](P2389)}

由上,“拿”本写作“拏”,后俗作“拿”,同“拏”。汉字规范化后,“拏”“拏”关于“执持、拘捕”等义位均由“拿”来表示,其他义位则各用本字。清代及之前普遍存在“拏”“拏”“拿”混用的情况。篆文“拏”表与手持相关之义,“拏”本义应如段玉裁所言,是“握持”义。

“拿”在《辞源》等辞书中释义列举如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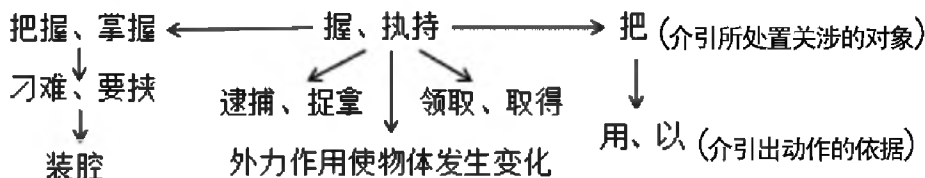
表1 《辞源》等辞书中“拿”释义列举(举例略)

| | |
|---|--|
| | ①执持;②逮捕,擒获;③表矜持,装腔;④把,以。介词。 ^{[6](P1257)} |
| | ①执持;②逮捕;③装腔、摆架子;④把、将。 ^{[7](P364)} |
| 拿 | ① 动 用手或用其他方式抓住(东西);② 动 用强力取,捉;③ 动 掌握;④ 动 刁难、要挟;⑤ 动 装出,故意做出;⑥ 动 领取;得到;⑦ 动 强烈的作用使物体发生变化;⑧ 介 引进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方法等,意思跟“用”相同;⑨ 介 引进所处置或所关涉的对象;⑩ 介 跟“来说、来讲”搭配使用,引进要说明的事物或情况。 ^{[8](P931)} |

综上,“拿”字实际上记录了一个兼类词“拿”,其原为动词,后经语义发展,虚化出介词的用法,兼用为动词和介词,具体如下:

拿:[动]①握、执持;②逮捕、捉拿;③把握、掌握;④刁难、要挟;⑤装腔;⑥外力作用使物体发生变化。[介]①介引所处置或关涉得对象,把;②介引出动作的依据,用、以。

结合“拿”义位及文献用例,分析归纳出“拿”语义发展情况,如图1:



2. “把”的语义演变

“把”甲骨卜辞中未见,《说文·手部》:“𦞞(把),握也。从手巴声。”^{[4](P25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手部》:“把,握也。握者,搯持也。《孟子》注曰:拱、合两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从手,巴声。”^{[5](P2388)}“把”本义应是“以一只手握”。

“把”在《辞源》等辞书中释义列举如表2:

表2《辞源》等辞书中“把”释义列举(举例略)

| | |
|---|--|
| 把 | ①执,握住;②物一握叫一把;③看守;④将,以;⑤量词;⑥表示约数;⑦给;⑧被;⑨姓。见《广韵》。 ^{[6](P1257)} |
| | 1、bǎ①执,握;②看守(后起义);③将,以(后起义);④表示约数(晚起义);⑤给(晚起义);⑥被(玩起义)。 2、bà⑦柄。 ^{[7](P352)} |
| | bǎ①[动]用手握住;②[动]从后面托起小孩儿的两腿,让他大小便;③[动]把持,把揽;④[动]看守,把守;⑤[动]紧靠;⑥[动]约束住,使不裂开;⑦[名]车把;⑧[名]东西扎在一起的捆子;⑨[量] a)用于有把手的器具;b)用于一手抓起的数量;c)用于某些抽象的事物;d)用于手的动作;⑩[介] a)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者,整个格式大多有处置的意思;b)后面的动词是“忙、累、急、气”等加上表示结果的补语,整个格式有致使的意思;c)宾语是后面动词的施事者,整个格式表示不如意的事情;⑪[助]加在“百、千、万”和“里、丈、顷、斤、个”等量词后头,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前头不能再加数词);指拜把子的关系;⑫(Bǎ)[名]姓 ①[名]器具上便于手拿的部分;②[名]花、叶或果实的柄。 ^{[8](P19-20)} |

综上,“把”字实际上记录了三个词,我们称之为“把1”“把2”“把3”,具体如表3:

表3 “把1”“把2”“把3”语义分布情况

| 把 | 语义 |
|----|---|
| 把1 | ①[动]执、握住;②[动]控制、掌握;③[动]看守;④[动]约束住使不裂开;⑤[动]给;⑥[名]东西扎在一起的捆子;⑦[名]车辆、器物等供手握以便控制使用的部分;⑧[量]用于有把手的器具;⑨[量]用于一手抓起的数量;⑩[量]用于某些抽象的事物;⑪[量]用于手的动作;⑫[助]表约数;⑬[介]拿、处置、致使。 |
| 把2 | ①[名]姓。 |
| 把3 | ①[名]器具上便于手拿的部分;②[名]花、叶或果实的柄。 |

结合“把1”义位及文献用例,分析归纳出“把1”语义发展情况,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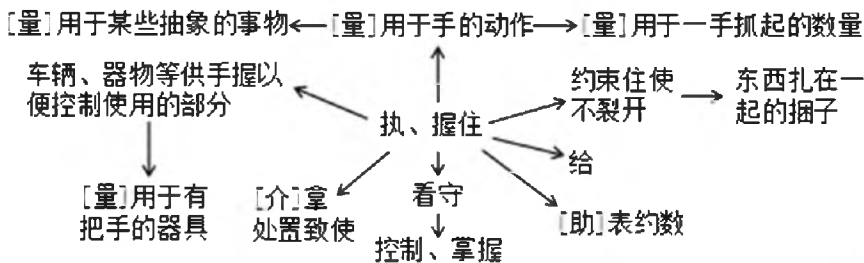


图2 “把1”语义演变图

结合文献用例考察“拿”“把”语义发展情况,我们发现“拿”“把1”用作“握、执持”“逮捕、捉拿”“控制、把握”等义时,用法无差。具体可用图3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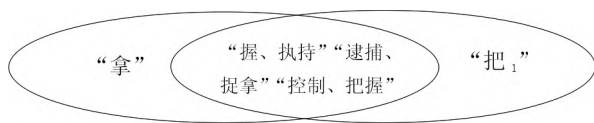


图3 “拿”“把1”义位叠置图

二、“拿把”的词汇化历程

“从历时角度看,很多双音词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从非词的分立的句法层面的单位到凝固的单一的词汇单位的词汇化过程”。^{[9](p21)}古汉语中以单音词为主,一词多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研究词汇化历程首先要确认词汇化源头。汉语史上,“拿(拏)把”成词前作为相邻成分使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量结构”,如“拿把(刀)”;二是“动词性并列短语”如“把拏(不定)”。从语义关联上看,作为“动词性并列短语”的“拿(拏)把”与动词“拿把”的语义关联更紧密,而且从“动量结构”变为并列式词的难度显然要大于从并列短语变为并列式词,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拿把”词汇化源头应是并列短语。

为对“拿把”的成词过程有更为全面、详尽的考察,我们对“中国基本古籍信息库”“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进行了全面检索,剔除掉作为“动量结构”的“拿(拏)把”,最终检索出“拿(拏)”“把”临近组合的文献用例共 26 条^①,其使用分布情况见表 4:

表 4 文献用例中“拿(拏)”“把”临近组合分布情况

| 时代 | 元 | 明末 | 清 | 清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 | 20 世纪 80 年代后 |
|----|---|----|----|------------------|--------------|
| 数量 | 2 | 5 | 12 | 7 ^② | 0(只存在于方言中) |

现以“拏”“拿”“把”语义演变为参照,结合文献用例及其在方言中的使用、发展情况,对“拿把”的词汇化历程进行全面考察。

1. 元代:“拿把”开始作为短语使用

就现有文献看,“拿把”开始作为短语使用最早见于元代,目前可查用例共 2 条,这一时期,“拿”均写作“拏”。元代“拿把”的结合比较松散,其组成成分可以换序,即“拏把”可写作“把拏”;“拿(拏)把”语义是“拿(拏)”义和“把”义的简单加合,表“抓住、捉拿”“控制、把握”之义;“拿把”作为并列短语使用。具体用例如下:

(1) 田五儿将阿段两手拏把,其田长宜用棍於左臂上打讫两下,不能动止。(《元典章·户部四·田长宜强收嫂》)

(2) 不由我心中自警,百般的把拏不定。(无名氏《朱砂担滴水浮沤记》)

从语义上看,例(1)中“将阿段两手拏把”意即将阿段的两只手抓住,“拏”和“把”同义连用,表动作上的“抓住、捉拿”之义。例(2)“百般的把拏不定”意即十分地把握不准,“把”和“拏”同义连用,表心理上的“控制、把握”之义。从句法功能上看,例(1)“拏把”和例(2)“把拏”均以并列短语的形式在句中作谓语,其前往往有状语修饰、限定,其后不跟宾语,可以有补

① 本文所列文献用例均出自“中国基本古籍信息库”“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② 例“学前人书从后人入手,便得他门户;学后人书从前人落下,便有把拏。”(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卷一)应是对例“学前人书从后人入手,便得他门户;学后人书从前人落下,便有拏把。”(冯班《钝吟杂录》卷七)的传抄引用,写作“把拏”恐是讹误,但因此两例“拏”“把”位置不同,故此处依旧计入总数中。



语,如例(2),也可以不跟补语,如例(1)。

2. 明代:“拿把”开始有“词汇化”倾向

明代,尤其明末,非“动量结构”的“拿(拏)把”邻近组合用例增多,目前可查文献用例共5条,开始有“词汇化”倾向。这一时期,出现新书写形式“拿把”,“拏把”“拿把”共存。明代“拿把”组成成分顺序已趋于稳固,所见用例中“拿把”结合仍然较为松散,但其组成成分无换序的情况;同元代一样,“拿(拏)把”语义依旧是“拿(拏)”义和“把”义的简单加合,主要用“控制、把握”之义,出现了“拿把不定/得定”这样的形式。此时,“拿把”尚未成词,仍是句法层面的自由组合。具体用例如下:

(3) 子龙拏把门军追问,皆说飞马出西门去了。(罗贯中《三国演义》卷之七)

(4) 敌马见之认为真虎,惊惶跳踯,执辔者拿把不住,牵车回走。(冯梦龙《新列国志》第四十回)

(5) 两三处葫芦提浑要,却叫我如何拿把。(沈璟《桃符记·包公首断》)

(6) 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马,拿把不定。(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一)

(7) 拏把得定,质任自然。(孔贞时《在鲁斋文集·寄候官金浮弋》)

从语义上看,例(3)中“子龙拏把门军追问”指赵子龙抓住守门的士兵追问,“拏”和“把”同义连用,表“抓住、捉拿”之义。例(4)(5)(6)(7)中“拿(拏)”和“把”亦为同义连用,表“控制、把握”之义。例(4)“执辔者拿把不住”指执辔者对受惊的马控制不住,这种控制是人对物的。例(5) - (7)中的“拿(拏)把”表心理层面的、抽象的“控制”,如例(6)“拿把不定”指李生对自己内心把控不定。从句法功能上看,例(3) - (7)“拿(拏)把”均为同义连用,以并列短语的形式在句中作谓语,表“抓住、捉拿”之义时,其后可以跟宾语,表“控制”之义时,其后往往不跟宾语,但其前往往有状语修饰限定,也可以有补语,如例(4)(6)(7),也可以不跟补语,如例(5)。

3. 清代:“拿把”基本完成词汇化

清代,非“动量结构”的“拿(拏)把”邻近组合用例显著增多,目前可查文献用例共12条,其中写作“拏把”的仅2条,写作“把拏”的仅1条,“拿(拏)把”书写形式近于一致,内部结构趋于稳固,组成成分顺序基本固定。清代用为“约束、束缚”之义的“拿把”仅1例,应是短语;用为“控制、把握”之义的“拿把”从元代始见,到清代用例增多,虽无明显语义融合,但其已较稳固地作为一个句法单位使用,主要用为“拿把不定/不牢”这一形式,应看作成词;清代“拿把”还出现了“刁难、要挟”“装腔”等新义,“拿”本有此义,但“把”没有,“拿把”不再是“拿”义和“把”义的简单加合,是成词无疑。这一阶段,“拿(拏)把”不仅书写形式渐趋固定,且部分语义出现融合,句法上只能作为一个单位来使用,基本完成词汇化。具体用例如下:

(8) 乍穿着尺头不大紧,身下闷痒似虫钻,霎时拿把的通身汗。(蒲松龄《增补幸云曲》第五回)

(9) 恰又刚刚与圣旨相悖,留此破绽与人拿把。(惜花主人《才美巧相逢宛如约》第十二回)

(10) 听他说话,一无差错,或真或假,拿把不牢。(俞达《青楼梦》第二十三回)

(11) 今忽然又要进来,自然有几分拿把,料得定他这个身子可以……(归锄子《红楼梦补》第四十七回)

(12) 我虽看着他的形状已经猜着了八九分,却究竟还有些拿把不定。(张春帆《九尾龟》第一百三十五回)



(13)为着这一点,他就拿把我,看来也不是什么有良心的东西。(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五回)

(14)有病请假,没有病也请假,他还是拿把我,除了他我就没有人办事吗?(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五回)

从语义上看,例(8)“霎时拿把的通身汗”是指衣服束缚着身体,其中“拿把”是“约束、束缚”之义。清代表“控制、把握”之义的“拿(拏)把”共7条,如例(10)(12)中“拿把不牢”“拿把不定”指把握不定。清代“拿把”首现“要挟”之义,如例(9)“留此破绽与人拿把”是指留着这个破绽让人要挟。清代“拿把”首现“装腔”之义,如例(11)“有几分拿把”指有些装腔;首现“刁难”之义,如例(13)(14)“拿把我”指“刁难我”。

从句法功能上看,清代用例均为同义连用,在句中作谓语。例(8)其前可有状语修饰、限定,其后可以跟补语,但不跟宾语。例(10)(12)中“拿(拏)把”作谓语,可以有状语,其后往往跟补语“不定”“不牢”,不跟宾语。例(9)(13)(14)中“拿把”后可跟宾语“我”,也可以不跟宾语,其后往往没有补语,其前可有状语修饰、限定。例(11)中“拿把”后不跟宾语和补语,其前可以有状语修饰、限定。

4. 清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拿把”彻底完成词汇化

清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拿把”彻底完成词汇化,目前可查文献用例共7条,集中在20世纪50-20世纪80年代,主要出现在《人民日报》和零星的文学作品中。这一阶段,从形式上看,“拿把”词形已完全固定;从语义上看,“拿把”语义也不再是“拿”“把”语义的简单加合,表“装腔”“要挟、刁难”等义;从句法功能上来看,“拿把”在句法上作为一个单位来使用,可以作谓语、状语,“拿把”后可以跟“了”“着”等表动作的时态。具体用例如下:

(15)去年建社的时候,是争富农,富农入社“拿把”,中农犹豫动摇,贫农被排斥。(《人民日报》1955年10月08日)

(16)以掌握这类缺货作为资本,向对方进行要挟“拿把”。(《人民日报》1957年04月02日)

(17)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在工作上拿把、撂挑子不干,妄图破坏生产。(《人民日报》1967年02月08日)

(18)车间干部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拿把”,动不动就去甩他的“娘娘”……(《人民日报》1984年06月08日)

(19)轴承需求量激增,定货会上有些轴承厂家“拿把”了。(《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1日)

(20)“什么推算?”三人好奇的追问。小千反倒拿把道:“佛曰……不可说!天机若是泄漏……”(李凉《江湖风神帮》)

(21)“记住!还得绷着、端着、拿把着!”“那是,那是!”常四爷马上响应。(冯苓植《雪驹》)

从语义上看,例(15)(18)(19)(20)(21)“拿把”是“装腔”之义,如“富农入社‘拿把’”是指富农加入农民公社的时候装腔;例(16)(17)“拿把”是“要挟、刁难”之义,如“向对方进行要挟‘拿把’”是指向对方要挟,“拿把”和“要挟”同义连用。从句法功能上看,“拿把”表“装腔”之义时可作谓语,其后往往不跟宾语,其前可以有状语,如例(18);“拿把”表“装腔”之义时还可以作状语,修饰动词,如例(20);“拿把”表“装腔”之义时,其后可加“了”“着”表时态,如例(21)“拿把着”表一种持续的“装腔”的状态。“拿把”表“要挟”之义时作谓语,其后往往不跟



宾语。

5.20 世纪 80 年代后：“拿把”在汉语方言中进一步词汇化

20 世纪 80 年代后，“拿把”一词基本退出共同语词汇系统，仅存在于部分汉语方言中，究其原因，可能与“拿把”主要出现在近代用口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其口语色彩较浓且在共同语中使用频率较低等有关。“拿把”成词后，在汉语方言中语音、语义和功能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在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方言中，“拿把”的语音形式明显弱化，其后字或变调或变为轻声；丹阳方言中“拿把”衍生出了“统管”“全面掌握”等新语义，“这些变化实质上是双音形式的进一步词汇化”^{[9] (P293)}。汉语方言“拿把”分布例举情况如表 5：

表 5 汉语方言“拿把”分布例举^①

| 序号 | 方言 | 读音 | 语义 |
|----|------|-----------------|-----------|
| 1 | 西宁 | naɪ pa | 故意拿一手 |
| 2 | 银川 | naɪ pa | ①刁难；②要挟 |
| 3 | 乌鲁木齐 | naɪ pa | ①摆架子；②刁难人 |
| 4 | 丹阳 | loɪ (或 noɪ) poɪ | ①统管；②全面掌握 |
| 5 | 牟平 | naɪ paɪ | ①刁难；②要挟 |
| 6 | 哈尔滨 | naɪ paɪ | 故意摆架子刁难人 |
| 7 | 忻州 | naɪ paɪ | 制约住，使不发作 |
| 8 | 平遥 | naɪ paɪ | ①刁难；②装腔 |

现以晋语平遥方言为例，管窥汉语方言动词“拿把”的使用及发展情况。本文调研以平遥县古陶镇话为主，主要调研合作人两位^②，音系参照侯精一所列。^[12]

晋语平遥方言动词“拿把”对共同语动词“拿把”在语义上进行了选择性使用，即选择了“刁难”“装腔”两个义位，且发展出重叠式 ABAB 表程度加深“刁难”义；句法功能上，平遥方言“拿把”主要作谓语，不能再作状语，表“装腔”之义时，其后往往不跟宾语，不能加“着”表持续状态；表“刁难”之义时，其后可以跟宾语，且宾语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我”，“拿把”动词的及物性增强。

首先，从语义上看，平遥方言“拿把”共有两个义位：“刁难”“装腔”，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用以表达说话人对别人的态度或说话人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平遥方言“拿把”表“刁难”之义时既可表“刁难”别人，也可表被别人“刁难”，同时还可使用 ABAB 式，即“拿把拿把”表程度更深的“刁难”义，这是平遥方言的特殊用法，历史文献及相关语料未见。如：

(22) 我一用你办块事情，你就拿把我。

(23) 咱们也拿把拿把兀家，叫兀家以前老是总是 [kuŋɪ [sciɪ] [liɑɪ] [tʰiɪ] 狂妄自大。

例(22)“拿把我”意即“刁难我”，例(23)“拿把兀家”意即“刁难他”。

平遥方言“拿把”表“装腔”之义时，主要指主观认为别人“装腔”。平遥方言“拿把”表“装腔”时仅用于人，不再用于“厂家”等无生命事物。如：

(24) 我觉见兀家就是拿把咧。

① 本文所列汉语方言“拿把”，除平遥方言外，均来源于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② 调研合作人基本情况：(1)杜向生，男，55 岁，平遥县古陶镇人；(2)冯秀娥，女，53 岁，平遥县古陶镇人。

(25)叫做啷不做,我看兀家就是拿把咧。

例(24)(25)“我觉得兀家就是拿把”“我看兀家就是拿把”意即“我觉得/认为他就是装腔”。

其次,从句法功能上看,“拿把”具有动词的一般特性。作谓语,其后可以跟宾语,可以不跟宾语,其后可以加语气词“咧”,其前可以有状语,但不再能作状语,也不再能加“着”表示持续状态,其宾语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具体如下:

平遥方言“拿把”用为“刁难”之义时,作谓语,其后往往跟宾语,可加语气词“咧”,其前可以有状语。“拿把”后的宾语范围较文献用例和通语用例中有所扩大,除能跟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外,也可以跟其他的人称代词,还可以跟名词“人”和“人名”,“拿把”后跟“人名”,往往要在“人名”前加“他”,如:

(26)兀家_他这是拿把咱们_{咱们}咧。

(27)兀家_他这是拿把人_人了,不办这事。

(28)我就是专门拿把他_他来虎了,谁叫兀家_他以前兀底块_{那样}对我来。

例(26)是“拿把+人称代词”,例(27)是“拿把+人”,例(28)是“拿把+他+人名”。

平遥方言“拿把”用于表示“装腔”之义时,作谓语,其后往往不跟宾语,可跟语气词“咧”,其前可以有状语。如:

(29)叫你去当厂儿的工会主席你还不干,我看你就是拿把。

(30)能做不做,我看你就是拿把咧。

综上,汉语动词“拿把”由并列短语变为词可看作一个较为完整的连续统,其成词过程中经历了从词形不固定变为固定,如“拏”“拿”并用到只能写作“拿”;从有换序形式变为无换序形式,如“拿把”“把拿”共存到只能用“拿把”一种组合次序;从两个成分语义的简单加合到变为双音组合的整体意义,如“拿把”用为“要挟、刁难”“装腔”义时,“把”语义脱落。“拿把”词汇化历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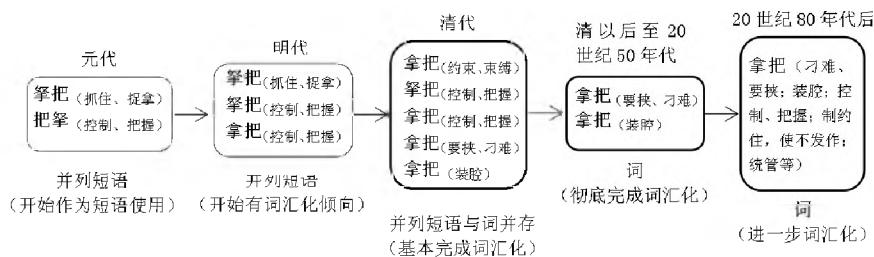


图4 “拿把”词汇化历程

三、“拿把”词汇化的语义和功能演变

一个形式由短语变为词,期间必然伴随着范畴的改变,即使成词之后,语义和功能也有可能继续发生变化,即“进一步词汇化”。汉语动词“拿把”在共同语中完成词汇化,在汉语方言中又进一步词汇化,其语义和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1. “拿把”词汇化的语义演变^①

汉语动词“拿把”词汇化语义来源于并列短语中“拿”义和“把”义的加合，“拿把”词汇化语义演变基于其语义来源，“拿把”词汇化的语义演变既包括“拿把”原组成成分的语义演变，也包括“拿把”成词后的语义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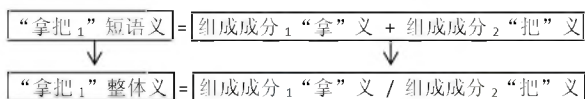
“拿把”原组成成分的语义演变，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原组成成分的语义基本不变，其词汇化后的整体意义可由其中任一组成成分的意义来表示。如：

(31)任你有主意，也拿把₁不定。(酌元亭主人《照世杯》卷三)

(32)至于一定要他拿出来还你，也是拿把₁不定的。(张春帆《九尾龟》第六回)

例(31)(32)中“拿把₁”原组成成分“拿”和“把”在用为“控制、把握”义时，其语义、用法无差，“拿把”成词后，“拿把₁”义可由“拿”义或“把”义表示，其语义演变关系可表示为：

例(31)“拿把₁”原组成成分“拿”和“把”在用为“控制、把握”义时，其语义、用法无差，“拿把”成词后，“拿把₁”义可由“拿”义或“把”义表示，其语义演变关系可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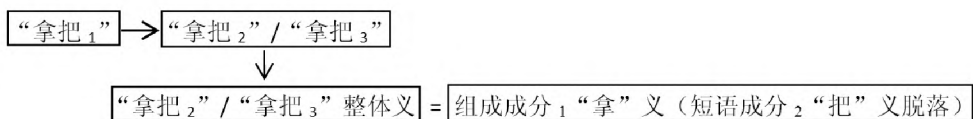


第二种情况，其中一个组成成分语义脱落，其词汇化后整体意义由语义未脱落的组成成分的意义来表示。如：

(33)哎哟！还想拿把₂一下呢，离了屠户嘿夹毛吃呢？你不干有得是人干。（《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34)就那么一点儿本事嘞，拿把₃啥呢，不打算咧，缺你个臭鸡蛋还打不成卤子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拿把₂”应是由“拿把₁”语用类推而来，目前未发现有“拿把₂”未成词且作为短语或表层临近使用的情况，例(33)(34)中“拿把₂”“拿把₃”的语义演变显示着从无到有的过程。“拿”具有“要挟、刁难”“装腔”等义，而“把”具有“约束”“控制、把握”等义，“拿把₂”成词过程中，其组成成分“把”义失落，“拿把₂”的整体义由“拿”义来表示，其语义演变关系可表示为：



“拿把”成词后的语义演变。“拿把”完成词汇后其语义依旧在发展演变，具体表现为旧语义的弱化和新语义的产生、强化。“拿把₁”从短语变为词，其语义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但是成词后，其语义又是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拿把₁”在成词过程中的语义强化。

(35)一斤白面二两碱，拿把₁死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36)他现在本事大咧，在单位拿把₄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37)你还想着拿把₂儿啦？没有你照样儿干。（《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38)早你再耍拿把₃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拿把₁”曾在元代到清代大量出现，成词后，由于其词汇化程度较低，其语义开始弱化。

^① 为行文简洁，我们将表“控制、把握”义的动词“拿把”称为“拿把₁”，将表“要挟、刁难”义的“拿把”称为“拿把₂”，将表“装腔”义的“拿把”称为“拿把₃”，将表“统管”义的“拿把”称为“拿把₄”，将表“全面掌握”义的“拿把”称为“拿把₅”。

在表6中列出的方言中,仅忻州方言中有“拿把₁”的用法,如例(35),同时在方言中开始使用“拿把₁”引申义:“拿把₄”义和“拿把₅”义,如例(36)。“拿把₂”“拿把₃”出现后,从汉语共同语到现代汉语方言,其语义一直处于强化状态且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如例(37)(38)。

由上,“拿把”的词汇化语义演变是不均衡的,也并非单一层次的,其内部同时存在较低等级的词汇化和较高等级的词汇化,具体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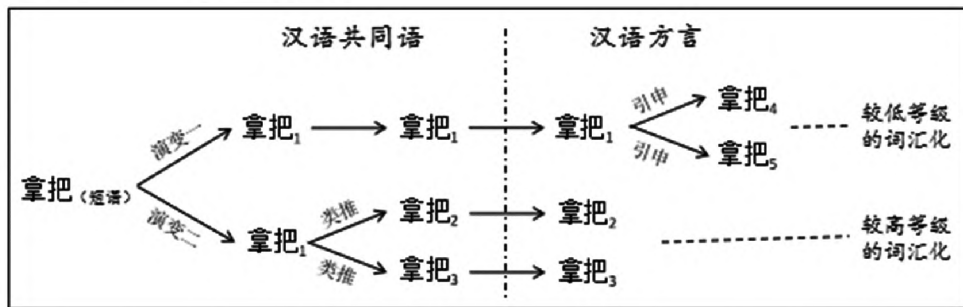


图5 “拿把”词汇化的语义演变

2. “拿把”词汇化的功能演变

伴随着“拿把”的词汇化,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拿把”及物性增强。“拿把”从短语变为动词的过程也是其及物性增强的过程。就现有文献用例看,清末出现“拿把”后带宾语的情况,但用例仅有2条,其宾语均为“我”,如例(13)(14)。“拿把”在方言中进一步词汇化后,其及物性明显增强。如在晋语平遥方言中,表“刁难”义的“拿把”具有很强的及物性,其后基本要跟宾语,且宾语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我”,如例(26)(27)(28)。

第二,“拿把”内部形式发生重新分析。“拿把”成词后表“刁难、要挟”“装腔”之义时,“把”作为一个不表义的粘着语素原本只能紧紧跟在“把”后面,但“拿把”被部分方言使用者重新分析为“动量结构”,这样“拿把”具有了离合形式,即“把”前可以加数词,出现了“拿一把”这样的说法,如哈尔滨方言:

(39)他想拿一把,没拿成。(《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40)他想拿把,没拿成。(《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例(39)(40)中,“拿一把”与“拿把”都表“故意摆架子”之义,用法无差。这种情况可称之为“语法结构错析”^{[10](P107)},“拿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人们的错误类推有关。词汇化后表“刁难、要挟”“装腔”之义的“拿把”内部形式变得模糊,而“拿把”无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在,其用为“动量结构”的频率要远远高于用为动词,“动量结构”中“动词”和“量词”间可以加入数词,人们可能基于此产生了错误的类推。

四、结语

汉语动词“拿把”经历了从短语发展为词的过程,其语义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在对“拏”“拿”“把”语义发展梳理的基础上,理清了“拿把”的词汇化历程,即:“拿把”从元代开始作为短语使用,明代开始有“词汇化”倾向,清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彻底完成词汇化,20世纪80年代后在汉语方言中进一步词汇化。“拿把”词汇化的语义演变具有不均衡性,其内部同时存在较低等级的词汇化和较高等级的词汇化;其词汇化后,语义仍然处于变化状态,表

现为旧语义的弱化和新语义的产生、强化。与此同时，“拿把”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拿把”的及物性增强和内部形式重新分析。“拿把”词汇化最初应是出于韵律构词的需要，后又受到语用类推、使用频率增加等的影响，此外，“拿把”组成成分“拿”“把”本义相同、语义发展路径相似也对“拿把”的词汇化起了推动作用。

本文以“拿把”为例，对以汉语史和方言为接口的词汇化研究作了初步探索，可以看到，由于汉语方言的多样性，“拿把”的进一步词汇化有着更丰富的表现，但是囿于材料有限，还有很多演变特征尚待挖掘；另外，除汉语动词“拿把”外，还有“拿捏”“拿糖”“拿乔”“拿瓜”“拿大”“拿人”“拿老”“拿班”“拿巧”等一系列语义、用法相同或相近的“拿+X”式词，“拿+X”式词的词汇化和语义、功能演变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些都有待后续的研究。总体来说，以汉语史和方言为接口的词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拿把”类词的窗口，以此为视角的汉语词汇化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1] 中华民国教育部.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M/OL].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QeqXQ&o=e0&sec=sec1&op=v&view=0-1>, 2019. 01. 05.
- [2] 罗竹凤.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6-1994.
- [3]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 许慎. 说文解字[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3.
-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6] 陆尔奎等. 辞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7] 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9]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10] 王洪君. 从字和字组看词和短语——也谈汉语中词的划分标准[J]. 中国语文, 1994(02).
- [1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言词汇[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12] 侯精一. 平遥方言简志[J]. 语文研究, 1982 增刊.

责任编辑: 步 兵

Lexic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Verb “*Na Ba* (拿把)” and Its motivation

Du Jianq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verb “*Na Ba*” is no longer seen in mandarin, but it is still active in Chinese dialect. By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Na Ba*” in modern Chinese and Chinese dialect, we’ve been seen ‘*Na*’ and ‘*Ba*’ was first used together in the Song Dynasty. It starts to have a tendency of lexicaliz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Na Ba*’ became a word. It was active in modern Chinese before the 1980s, then it only retains in some Chinese dialects. The main evolution reasons of ‘*Na Ba*’ are ‘syntactic environmental impact’, ‘dualization and its rhythm promotion’, ‘cognitive function’, ‘pragmatic analogy’ and so on.

Key words: verb; *Na Ba*; lexicalization process; reason.